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青城十九侠

第五部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六八回	群仙盛会 古鼎炼神兵 二女长征 飞舟行蜀水	1951
第六九回	鲁道人仗义拯奇婴 吕灵姑飞刀诛巨害	1977
第七〇回	横江白雾 绝壑运蛛粮 匝地金光 荒崖探怪迹	2004
第七一回	雷雨撼川峡 三吸金船寻异宝 烟光耀岩谷 同驱邪魅斩蛮僧	2040
第七二回	封地窍 奇宝奠灵川 斗妖人 神光降魔火	2065
第七三回	刃亲仇 孝女返灵崖 吞蛊毒 神蛛消巨害	2099
第七四回	芟妖孽 二女驰蛮荒 寻巨灵 群仙搜怪迹	2125
第七五回	明月朗青峰 炙鹿燔松 清游如绘 重霄翔白羽 熔山沸石 烈火烧空	2155
第七六回	净妖氛 议觅双童蛊 急友难 言寻比翼鸛	2188

第七七回	无意相逢 石玉珠班荆成宿契 有心求助 冷青虹促膝述前因	2208
第七八回	山川险阻 首涉仙都 洞壑幽深 重逢爱侣	2255
第七九回	一念痴情 无心成大错 两翻涉险 五遁见玄功	2295
第八〇回	铸错信奸谗 忍教雹散春霆 霜凋夏绿 锐身赴急难 誓结三生鹣蝶 同命鸳鸯	2329
第八一回	恩怨两难言 谁启戎心因聚斂 吉凶皆自取 同遭孽累为贪嗔	2355
第八二回	剑气纵横 铜鼓山下诛邪祟 烟波浩渺 香兰渚上拜仙真	2375
第八三回	狂飚起遥天 飞斧玄云伤怪士 祥氛消劫火 沉舟碧海访珠宫	2401
第八四回	灵桂飘香 珠宫谈异迹 佛光度厄 黑海拯仙姝	2430
第八五回	入火宫 炎潭惊鬼女 斩灵蛇 绝岛斗仙童	2464

第六八回

群仙盛会 古鼎炼神兵 二女长征 飞舟行蜀水

话说灵姑见师父回船，众同门纷纷上前参拜，也想前往。易静道：“他们都要复命，此时人多正忙善后，你可无须。郑师叔既命谭道友今日出世，决可无碍。我们再谈一会，少时同往庵中参见便了。”谭箫因地劫灾限未满，白发龙女崔五姑也未前来援引，恐未到出世时期，心尚疑虑。经易静一劝说，心想：“大仇妖鬼徐完已然伏诛，自己在地底苦修超劫炼形以来，道力迥非昔比，好在相去满限不足一年，只要在此一年期中多加小心，想也无甚妨害。现时各正派中后起人物不少在此，正好乘机结识，以为异日修为之助。”于是不再坚持。

正谈笑间，欧阳霜忽然飞来，先向易静略为招呼，匆匆说道：“师父由山路回庵，听说灵妹尚有使命呢，还不快些回去。我此时忙极，先走了。”说罢先自飞去。四女遥望江中，颠仙师徒五只木船已然沉入江中，各正派仙侠也都各纵遁光飞去。谭箫、彩蓉因欧阳霜来去匆促，只喊灵姑一人，未及询问，不知自己能去与否，还在迟疑，易静已不由分说，直催快走，只得同驾遁光往苦竹庵中飞去。颠仙那木船还有用处，须先运藏江边水洞之中，也是刚

到。灵姑一看，只欧阳霜一人他去，先见诸人之外，还添了好些少年男女。女神婴已然见过，尚有隐居颠仙南山墨峰坪梅坳别府的吴玫、杨映雪和峨眉派门人杨瑾、余英男、白侠孙南、七星手施林、苦孩儿司徒平、南海双童甄良和甄兑诸人。吴、杨二女刚从南山赶到，并未参与元江取宝之役。三女全都初次晤面，经慕容姊妹分别引见礼叙。颠仙已入后洞传命入见。

众人入内参拜之后，颠仙笑道：“今日总算大功告成，实可欣慰。我和凌道友初以为塔顶金盆乃亘古奇珍，如能得到，宇内妖邪不难一扫而完，岂不少却许多事故？因此稍违齐道友叮嘱，甘冒万难，意欲收取此盆，改用金船封闭地肺中元磁气窍。谁知运数难违，反被金船飞去，船中还有两件法宝也未取出。徒劳无功，还要费却好些人力，也可算是愚而好自用了。

“你们所得宝物多半长大，均须炼过，始能应用。适接齐道友飞剑传书，令我即赴青城山金鞭崖。说凌真人夫妇连各派长老好几位俱在那里，拟用昔在白阳山占妖尸鸠后穷奇墓中得来的九疑鼎，将今日所得各类宝器重新祭炼，再行分别发还。少时便须率众前往，除灵儿有事不能同行外，今日峨眉诸弟子好些谦让未取的，如无他事，不妨随去，也可长些识见。此乃旷世奇逢，良机不宜错过。为此连吴、杨二弟子也唤了来同往参与。

“只三徒儿欧阳霜在俗家时生有五个子女，因受情仇陷害，丈夫箫逸疑她不贞，雪夜逼往竹园上吊，是我路过救来此地。后来为植金蛛所食毒果，查看土宜地势，只卧云村最宜，因此夫妻母子得以相见。我知她感情太重，曾加告诫，她终究子女情长，摆脱不掉，再三求我引度入门。见我不允，又私将本门心法传她子女，每一得暇，即往卧云村与子女相见，为此耽误不少功行。我因母子天性，她又时常背人默祷，求我鉴宥，别无过失，也就任之，不料近来益发妄为。

“她长、次二子萧璋、萧玠，曾在幼年为凶禽狗雕攫去。那鸟原是飞过卧云村上空，为群儿爆竹之声所惊，发了凶性，飞回将二子攫走，并非有心攫食。二子俱极聪明，饶有胆智，从小便练家传武艺，矫健多力，不同常儿。始而诈死不动，等鸟回到危崖落下，乘其不备，一同纵起，躲入崖侧一个石穴之中。恶鸟性起，爪喙兼施，弄得崖石碎裂横飞，无奈石厚洞深，莫可如何。二子觑鸟他去，便即爬出，窃取恶鸟食剩的兽肉，苟延残喘。只是危崖百仞，无路可下，逃走不得。恶鸟也颇刁狡，有时故意远出隐身密云之上，等二子出洞，骤然下击。全仗二子机智，纵跃轻灵，得以免祸。数日后，二子胆子越大，恃有石穴隐藏，那鸟无奈他们何，反弄了些石块预藏洞内，故意现身引诱，意欲引它力乏，打死泄恨。那鸟何等凶猛，二子如何能伤，逗得那鸟凶威大发，必欲抓裂快意，石穴竟被抓裂了好些，如非石厚，早已攻穿没命了。后因鸟不耐久斗，饥欲猎食，才行飞去。二子想起危难，又思父母，正在崖上放声大哭，幸值宜昌三游洞侠僧轶凡路过，见状下来，问明后救回山去。本想送他们回家，二子偏哭求拜师。侠僧无法，因二子均非佛门中人，又转介在昆仑派钟先生门下。

“上次元江取宝以后不久，母子相见，二子也常往卧云村省父。日前霜儿往视毒果收成，长子萧璋恰巧在彼，因闻元江取宝之事，也思覬覦，再三求说。霜儿因见武当七女未经邀约也来参与，心想其子总算师门一脉，总比外人强些。表面故作不允，却示意其子，将一切禁制方法与各派门人来历形状一齐告知，使其也作路过观光，到时乘机攫取。另三个子女萧珍、萧璫、萧璿闻知，也要随来。她平日溺爱太深，拚着受点责罚，依然明拒暗许。因她四子女先得机密，预伏适当所在，等各妖邪诛除将尽，金船出水，立即见机而作，各取了一件宝物。照其母预嘱，应该适可而止，到手一二件即行遁回，不可贪多。那三子女尚能遵从，得宝先回。萧

璋仍是胆大心贪，还想为二弟萧玢取一两件。其师兵解以前曾说过金门诸宝的来历，略知底细，已得到手两件，仍在覬覦。彼时满空飞剑、法宝交飞如梭，他又不敢上前现身明夺。正在徘徊观望，忽发现一件至宝腾空飞走。众人各有专注，不曾留意，只他一人看破，连忙飞身追赶。追出三百里，刚刚追上，得到手内，不料巧遇先前败逃的妖妇黑神女宋香娥，二人为争此宝苦斗起来。两人正在相持，恰值吴、杨二弟子路过，上前相助，才一照面，妖法业已发动，一道妖光，竟将萧璋摄去，迅速非常。吴、杨二弟子追赶不上，又恐误了师命，只得来此。

“那妖妇邪法高强，淫凶无比，霜儿得信，自是忧急，匆匆向我求告了几句，便往秦岭妖妇巢穴中赶去。霜儿本领虽能敌那妖妇，但闻妖妇还有两个厉害同党，此去恐胜望极少。偏生我们又须赶往青城，无暇分身往援。好在她行时持有我护身灵符，即便被擒也无大害，只好等我青城事完，再去救她了。”

颠仙说完，正唤灵姑进前听命，秦寒萼、凌云凤、戴湘因三人均和欧阳霜交好，不等话完，立即挺身上前说道：“妖妇淫凶恶毒，适被周、李二位师妹用紫郢、青索双剑合璧，将她飞剑、法宝破去，也只断了她左手三指，依旧被她逃走。霜妹身世煞是可怜，青城之行旷日持久，如等师叔归途再去，恐有不测；还有她子萧璋被陷久了，更非遭妖妇毒手不可。弟子等意欲不去青城，将适得宝物交与别位师姊妹带去，日后炼成，转传用法，也是一样。”李英琼等一千峨眉门下俱都好义疾恶，纷纷应和，俱愿同往。颠仙笑道：“我岂薄于师徒之情？一则青城之行于你们日后关系不小；二则我也无计分身，又恨霜儿母子胆大妄为，意欲任她受点磨折，以戒下次。既是你们义气，我也不便拦阻。但此万年不遇福缘，岂可为她一人，累及大众？云凤得有指南针，青城之行必须亲往。我看只要两人前去，便能济事了。”寒萼知自己和司徒平将来俱须兵

解，便和司徒平递一眼色，与湘因同声争先。颠仙允了。

杨瑾、易静知妖妇厉害，也欲同往相助。颠仙道：“有他三人，足操胜算。你二人必须先去青城，到不多日，还须借重前往巫峡，相助灵儿他们吸取金船，取那船中余宝呢。”随命慕容姊妹取来另一个朱盒和十余道令符，并交灵姑详授机宜，说盒内藏有所养神蛛。另外又赐一个专制金蛛的法宝。命俟自己行后三日内，和彩蓉由水洞中将五只木船拿出，一同驾驶，赶往巫峡，如言施为，吸取金船。灵姑入门未久，骤膺重任，虽然镇船之宝，连同所有仙兵神器拿出殆尽，船中只剩两件宝物，船沉巫峡江底，入地未深，比起适才容易得多，心中终究有点担心。还待请问时，忽又一道金光穿入洞门，颠仙手指处，落下一封柬帖，金光随即飞去。

颠仙看完来书，起立说道：“各派长老已然齐集青城，将炉鼎法台布置完善，只等我一到，便即点火了。”随对灵姑、彩蓉笑道：“你二人虽因事阻，不能赴此盛会，但此行功德福缘不小。中间虽有阻滞，不足为害，并且还有奇遇。我起行匆迫，不及细说。那苓兔速移洞内，由我行法封洞。免得庵中无人，受了妖邪侵害。”灵姑见师父起身在即，无暇陈说，忙把苓兔唤来，连根移植，令其暂守洞内，静俟归期。话刚说完，颠仙已催出洞，施展禁法，将洞封闭。径率同去诸人飞起，数十道光华破空而起，晃眼没入青云中，略闪即逝，一时都尽。

秦寒萼、戴湘因、司徒平三人因是救人事急，虽然寒萼持有弥尘幡，可以随意所如，比寻常剑遁飞行都快得多，但欧阳霜已先去了个把时辰，终以早去为是。当下与灵姑、彩蓉话别，订了会期。随取出弥尘幡，三人并立一处，道声再见，在一幢彩云笼罩之下，电掣飞去。

彩蓉原想乘此机会求颠仙收录援引，也因事机匆迫，未暇求说。青城炼法乃旷世仙缘，颠仙不欲使众弟子一人向隅，除灵姑

奉有使命不能同行外，门人全都带去。二女因庙里无人留守，虽然后洞已闭，此外无关重要，终究是平日栖止之地，不愿被仇敌乘隙来此毁去。于是一面如言料理行事；一面由彩蓉施展以前所学法术，在左近崖侧幻化出一所庵舍，又将原址严密禁制。

第三日一早，灵姑、彩蓉用颠仙水符同入江心，将五只木船升向水面。船中毒果尚存少半，所带金蛛食量较小，算起来足够应用。二女几经筹思，也觉有几分自信。先由彩蓉幻化出一些舟人，装作贩货商客，暗中行法，催舟疾驶。到了水道难通之地，再于黑夜无人时取来前途江水，隔水行舟，在空中飞渡。到了与巫峡相通的江流，才行降落水面，安稳前进。

那金船落在巫峡中最深险处，地名黑狗滩，是江心一个水眼。金船未吸出以前，那一带江心奇石伏礁，矗立如林，水流湍急，浪涛汹涌。两岸险崖刺天，不到中午，不见阳光，景物幽森，行旅视为全峡中数一数二的畏途。下水尤险，上下舟船至此，无论大小，所有人、货，全都搬运上岸。只留一二精通水性，深知地形利害的舟人掌舵，由许多土人拉纤，奋力强拽，或是上施，或是徐徐放行。过险之后，人、货方可上船再走。那江水大时，往往深不可测，有时咫尺之间，水位相差达一二丈。就此谨慎行舟，遇上晦气，仍要被浪卷去，撞在伏石危礁上面，碎为齑粉，端的险恶已极。

二女因要补办米粮，还未到预定日期，恐怕惊动俗人耳目。见滩侧两岸危崖只有纤路，上下游岸石低处才有人家，便自带银两，同去采办蛛粮。先还想仙法行舟，甚是迅速，为尚有多日，何故师命老早赶到？等一上岸购谷，才知当地甚是荒寒，虽上下游各有一处山村，居民俱无田亩，只种着一些菜蔬。至于铺店，多是为当地纤夫和路过的船客起早打尖食宿面设的小店，设备简陋。连村民所用米粮，均须远出二三百里以外的大镇集上才有售卖，自

身常不敷用，哪有余粮出售。峡民信鬼，二女容光绝世，装饰不似常人。彩蓉更是爱好天然，衣着华丽。荒江野店，突来两个异言异服少女向人买米，始而群起猜疑，尽管敬畏维谨，连实话都难问出几句。师令不许炫露招摇，地理又生，彩蓉虽善排教中搬运之术，无奈相去采购之区太远，为数太多。沿江诸峰常有仙灵聚居往来，自己所习俱是旁门驱遣五鬼邪术，即使由灵姑守船，自己押运，遇上正派仙侠窥破为难，可以现身明说；那各异派妖邪多是仇敌，狭路相逢，绝不放过。并且无论所遇何派中人，机密均会泄露，倘来觊觎分润，如何发付？仔细寻思，终是不妥。师令只说到后先补米粮，也未说出如何采购。

彩蓉为难了一阵，正由上流头沿着江岸纤路往下流头走去，路上遇见一帮纤夫，拉着纤绳，赤膊光背，奋力前进。前半身都快贴到地上，蜿蜒蛇行于危崖峭壁之间，叱喝之声前呼后应。一个个颈红脸涨，青筋暴露。喊了好几十声，还没走出两丈远，看去吃力已极。彩蓉见状心动，打算助他们一臂。那一段纤道上有一块突石挡路，甚是险窄。照例上下流头舟船各按远近互让，有时因为纤道费力多险，各不相下，当时强人不过，恐毁舟船，忍气让开，但事后闹成械斗，禁忌更多。两村相去二十余里，另有山径可绕，比较易走。纤道壁立数仞，怒涛如雪，滩声如雷，高危险峻，稍一失慎，立坠深渊。没走过的，上去便觉心惊目眩，哪能举步。崖势高低错落，上下艰难，除纤夫日常走惯外，轻易无人由此通行。每一帮纤夫中各有一个深悉地理禁忌的纤头，手持木梆在前领路，按照梆声急徐，指挥进退快慢。

那纤头隔老远望见二女走来，忙即敲梆，大喊喝令躲开。偏生所行正当全程中最费力关头，众声呐喊如潮，二女只见前行一人纵跃叫跳，以为照例如此，各行各路，万想不到是向自己喝骂。再往前略走，又被那块崖石遮住，双方都看不见。石侧恰又有一

条山径，一方不知就里，一方以为闻声必已躲向另一小径，谁知快要走到崖石前面，双方忽然迎面相遇。行纤路遇妇女，本是当地大忌。这类终年拿生命血汗负苦谋生的人，又都性格粗野，本来就没好气。当这要紧费力时节，突触大忌，并将去路挡住，势子又稍缓不得，如何不怒。帮头首先发急，才见人影，遁没看清，便大喝：“哪家野婆娘，耳聋了么？还不快滚回去，老子就把你们丢到江里去喂鱼了。”那帮纤夫本在俯身贴地，力争上游。中有两个闻声抬头，见是两个女子，立即厉声暴喝：“不知死活的野婆娘，公公还不打她们？”总算帮头年老，较多经历，话骂出口，已看清二女气度衣着不类常人，没敢上前动手。一面敲梆，一面仍然大喝：“再不退回，他们冲你们下水莫怪。”

二子见对方才一照面便开口骂人，也是有气。灵姑首先喝道：“路又不是你们家的，为何出口伤人？不看你们劳苦可怜，叫你们知道厉害。”说时，二女仍往前走，并未停步。头排两名纤夫见二女越走走近，愤怒已极，连喘带吼，直喝：“公公，野人狗婆娘太不要脸，我们冲她们下去。”后几排跟着响应，齐声猛噪，猛一奋力，直朝二女冲来。灵姑因想自己是好道之人，何苦与下愚一般见识？路又奇险，一动手必定伤人。原想数说几句，走临切近，再由众人头上飞过，不去理他们。彩蓉却看出这帮纤夫只是粗野，并非恶人，心想问他们何故如此。纤夫已迎面冲来。那老纤头让避一旁，神色迟疑。彩蓉知难分说，见灵姑待要纵起，忙喝：“灵妹且慢，我来问他。”说时，将手向前遥指了几指。众纤夫情急发横，眼看相隔二女只三四尺，满拟一下便可冲倒，就不踹下崖去，也给二女一个厉害。正呐喊作势之际，猛觉身后一紧，绳索好似定在铁柱上面，一任拚命用力竟难移动分毫。

老纤头见二女已然止步面朝前方，还在劝令二女快些回身逃躲尚来得及，否则必被冲倒；再要前行七八丈，过完最险一段，被

他们分出人来追捉到山凹里去，如打偷牛贼一样，打死也没有地方喊冤，那是何苦。继见二女冷笑不答，又听身后众纤夫喊声有异，纤板轧轧作响。回头一看，众纤夫身已整个全俯，头面距地不过尺许，颈项间青筋突出，全都声嘶力竭。胸前纤板已多弯曲，轧轧有声，颇有断折之势。这样拚命用力，脚底却不能移动半步，当是舟船触礁，不由大吃一惊。忙伏身崖口探头遥望江上，所拽舟船仍然好好地浮在江心，只是不动，船上橈夫不住挥手示意催行，好生不解。老纤头知道当地滩险，浪大流急，纤绳一断，那船立即顺流而下，为恶浪吞去，卷入漩涡之中，粉碎沉没。照此奋力挽拽，久了纤绳不断，船头将军柱也必扯断。势子一缓，遇上一个恶浪打来，船往后猛地一退，力再用得不匀称，弄巧连拉纤入也一齐带着坠落江里。端的形势奇险，进既不能，退亦不可，丝毫不能松懈。老纤头连想放下纤板，豁出一场官司，且顾性命都办不到。一时情急，不由跪倒崖边，求神默佑，望江痛哭起来。

众纤夫多半是土著，只有一两成是原船上人，当此性命关头，也是急得连哭带嘶声求告神佛，乱许愿心；同时拚命挽拽，恨不得吃奶力气全使出来，哪还顾得再与人叫骂冲撞。号哭之声荡漾江峡，与滩声上下相应，越显悲壮。

灵姑知是彩蓉闹的把戏，见状甚惨，怒气全消，老大不忍。随走向前对纤头道：“你们先时那样凶横，这时如此脓包，小娃儿般哭喊起来。看你们还恶不恶？”说时前排两个耳尖的当灵姑有心挖苦，身拽纤板，不敢松开，气到极处，就地下拾起一块石头，急喊得一声：“打死你这狗婆娘！”待要反手向上抛出。毕竟老纤头见机，听灵姑一说，猛想起二女来得奇怪，适才似见内中一个朝江指了两指，眼看冲到身上，船忽定住。不久便是祝神之期，莫不江中神女现形点化或神灵显灵？心中一动，越想越对，见众人暴怒，又要无礼，心中一急，恐止不住，便向手边榔头连击。那

榔头不是遇有紧急异事或神灵显灵，不能轻动，每一敲打，所有人等全须跪伏。众纤夫闻声大骇，纷纷跪倒。

自从纤绳一紧，众人只是拼力前进，谁也不敢稍为松劲。因是平日过信神鬼，一听榔头连敲，当是江神显灵，也未细看就里，慌不迭跪拜在地。中有四五个较为慎重的，唯恐身子一跪不能用力，纤往后拽，人也被它拽倒，方在急喊：“松不得劲！”忽觉多人虽不用力，纤绳并未后拽，也未加重吃力。试略松劲，纤绳本被拽得笔直，已然由直而弯，仍未移动。竟似下面的船定在江心，松了无关。方始放心，跟着众人喘息跪拜，颤声祝告不置。有两个胆大的偷眼四看，不见神影，竟松下纤板，爬到纤头身前悄问：“神在哪里，怎看不见？”

纤头敲榔以后，见众纷纷跪拜，才想起这危急时刻，那纤绳万不能松时，人已全部拜倒。忽然眼前一晕，忙再定睛看时，纤已弯垂地面，却未后移。当时惊喜交集，连话都说不出来。勉强按定心神，待向二女跪求，两纤夫恰来问神所在，老纤头立即乘机喝道：“这二位便是江中女神显圣，被我们得罪，差点没出大乱子。还不快跪一旁听候发落，只管乱说，小心你的狗命。”

众纤夫先前面将贴地，只知是两妇女拦路取闹，也没看清衣貌。闻言一偷觑，有了先入之见，觉着果和庙中塑像差不多，全把二女认作江中女神。想起适才叫骂许多冒犯，俱都胆战心寒，头在石地上碰得山响，不住哀声求告：“神仙菩萨饶命！”

二女见这些愚人又可怜又可笑，灵姑喝道：“我们不是江中女神，有话好说，快些起来，放你们船走就是。”众纤夫底下话没听清，只当神灵不肯饶恕，叩求越急。有几人已头破见血，一味哭喊，哪敢起立。彩蓉实不过意，知道众声嘈杂，灵姑难于分说，故作怒斥道：“我们就是江神，难道乱磕响头哭喊一阵船就走么？我不怪你们，快些站起，听我吩咐。”说时将手一指，众人哭喊之声

全被禁住，头也叩不下去。喧声一住，方得听清。他们因平时敬畏江神太甚，小有侵犯，便恐祸临，何况当面辱骂，个个以为难邀赦免。又见女神一指，口便失音成了哑巴，越发害怕。心想无此便宜的事，依旧跪地，不敢爬起。彩蓉见老纤头跪得最近，满脸忧惶之容，便对他道：“因你们太蛮横，船确是我定住的，但绝不是这里江神。你可晓谕他们急速起立，我看你们可怜，不但宽容，免去罪责，还助你们容容易易过这一带险滩，减轻劳苦；再如执迷不信，就任那船定住，我们也不管了。”老纤头看出点风色，不禁惊喜交集，首先起立举梯一敲。跟着便能张口，照话一传，众纤夫方始半信半疑，由地爬起，回了原状。

二子见众纤夫都是泪汗交流，泥痕满脸，上身多半赤裸，只用麻索系住一条破旧裤子，甚是褴褛，战兢兢鹄立崖边，不敢则声。知他们生活极苦，好生怜悯。便问：“有话可以好好说，何故倚众欺生，开口喝骂，还要行凶撞人？”老纤头才把禁忌说出，实是不知神仙点化，情急无礼，并非有意欺生。又说：“众人指江为生，十分贫苦。神灵既然显圣，务求大发慈悲，多加福佑。”

二女随又问出江神庙就在附近不远，明日开始，便是各商帮、土人祭赛酬神之期，远近村镇俱来赶会，竟有不远千里而来还愿的，到时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端的热闹非常。二女便说想买两船谷子，不知能买到否？纤头一任二女怎么分辩，始终把她认作江中水神，答说：“神仙要谷子还不容易？他们正求之不得呢。小人少时回去一说，要多少都能献上。”二女力说：“我们不是江神，谷米另有用处，只愿公买公卖，照价给钱。今日的事不许对人提起，否则你们便有祸事。如能禁口，并助我们将谷子买到，过些日我们还许能帮你们忙，将江中那些伏石暗礁除去，使漩涡平息，省得你们费力。”

纤夫道：“按说我们这些苦人全指这些漩涡吃饭，只求少费点

力，并不想将它除去。不过小人自十几岁就与人拉纤为生，今年六十三岁，看得也太多了。每一年中少说也有几十条船到此葬送，倾家的倾家，送命的送命，大人哭，娃娃叫，看去太可怜了。近三十年立了这座江神庙，仗着江神保佑，才好一些。因船客多不诚敬，依然时常出事。上月有一条大柏木船，载着一家扶柩回籍的官眷，官太太怀着八九个月的肚子。女人家不知厉害，又怕起早，执意不肯上岸。船离大滩还有半里，只到娃娃滩附近，许是怀孕冲撞江神，一个漩涡卷去，只孕妇一人被浪冲出三十里外，被人救起，余者连人带船全沉江底，尸骨都没捞起一根。那妇人不久生了一个男娃，因在水中受寒，当地没有好医生，不几天也死了，剩下孤儿，被江神庙道士抱去。那情形真惨极了。我一想起这些事就心酸，只要神仙肯将险滩去掉，我们哪怕没饭吃也心甘情愿的。因这里出产太少，那些还愿的商船都各带有货来，内中就有好些米客，单施给神庙的谷子就不在少。凭公采买也行，不过神仙不许我们走嘴，要费事些罢了。”

二子见那老纤头虽然年老，但却极强健，说话也有条理，便令他选三个能干同伴，事完去至停船之处相见，除代平去滩险外，各有厚酬，只不许众人对外泄露。老纤头闻言，自是喜出望外，率众拜谢。之后，彩蓉便即行法，命众上路。众人背上纤板试一走动，果然轻松已极，毫不费力，江船便连越奇险，又稳又快往上流头泊处走去。到了地头，纤头自去挑人应约。不提。

二女送众走后，觉着行舟艰险，纤夫穷苦，两俱可悯。平险以后，土人生活无依，也须预为之地，商量了一阵。遥见远处又有几帮纤夫走来，江波也被法术禁住，行甚稳当，纤夫们行歌相答，甚是欢欣。

彩蓉已知当地禁忌，不愿招惹，意欲隐身回船。灵姑说：“纤头曾说，一到会期，江波便平，还愿的船极少出事，平日偏那等

风涛险恶，破舟伤人，层见叠出。难道只要来还愿的都是好人？神应聪明正直，不应如此自私，干理不合。反正为时尚早，回船无事，船上毒果均有颠仙灵符封闭，靠泊江岸僻处，不怕偷盗。不如乘暇往江神庙一探，看看是否妖邪作怪。归途就便一饱乡味，再回不晚。”彩蓉颇以为然。总算蛛粮有了着落，如真买不到，期前二日再冒险行法购运也来得及，于是同隐身形，往江神庙走去。

到了一看，神庙孤孤单单坐列于半山坡上，相去附近村落约有里许。当地山势峻险，到处山石磊砢。独立庙所在，是一斜坡，庙前有十来亩平地。再上十来丈，便是峻岭排云，危峰刺天，不可攀援。那庙背依崇峦，面对江峡。庙后翠竹森森，于霄蔽日，庙前种着两行松柏，景物也颇幽胜。庙址占地不过亩许。当中一排是三大间神殿。殿外一个石台，上供大铁香炉。左右各有两间道士居的偏厢。出门便是山地，并无围墙山门。虽还未到祭期，那些远道而来的商贩以及附近山民，已各在庙外隙地上支搭摊架、竹屋，搬运货物、陈设，还杂着一些卖豆花、烧腊、米酒、汤圆等饮食担子，熙来攘往，各自忙碌异常。

二女见吃食摊担有四五处俱是多年来未尝的故乡风味，心想在此用些，就便观看景致，向人打听也好。便择了一个卖小笼蒸扣肉带豆花饭的摊前，就木凳上坐下。摊贩王老么见二女装束整洁，彩蓉尤其穿得华美，当是远来官眷屈尊就食，甚是巴结。二女要了两小笼扣肉、两碗冒儿头（米饭）、一大碗豆花，带香料咸菜。王老么如言端到，笑问：“两位官小姐是否来还香愿？”二女见他和气，比上流村民开通，随口应了，边吃边打听。

当地原有不少神话流传，二女听出话多附会，方觉无甚意思，忽见一个庙中香火头领着四五个短装赤膊山民，牵拽着一牛二羊和四口肥猪经过身侧，往庙侧竹林中走去。灵姑奇怪，笑问：“江神还吃荤么？”王老么闻言，摇手禁声道：“神跟菩萨不同，怎不

吃荤？”

灵姑又问：“不是还有两天才上祭么？怎么今天就杀牲呢？”王老么见别人都已吃完走开，左近各人都在忙乱，无人旁听，悄声答道：“这事莫说女客远来不知，就小人因去年在庙里帮过忙才得知底。人都说庙中香火盛，道上发财，连庙墙都不肯修，其实他们哪知道上暗中赔垫有多少呢。且不说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口猪，单是今天三牲得多少钱呢？”彩蓉听话里有因，便问：“这些猪牛难道道上自买，不是还愿人献的么？”王老么笑道：“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的钱也是香客给的，到底是他们得了又吐不是？老道士又不肯对香客们实说，照这长年私下赔垫，哪有余钱再修庙墙呢？”

二女听他说得无头无脑，越发生疑，再四套问，又给了些酒钱，他才做张做智地说：“神的食量甚大，每来时，江中必有黑风暴雨。虽然每月初一、十五和每年两次祭期，实则正日子神并不降。时常多在期前二、三日半夜无人之际，先由道士备下三牲或是肥猪，洗剥干净，陈列殿上，只有老道士一人披发赤足在内伺候，余人谁也不许进殿和偷看。到天快亮，才出来唤人打扫，任是多少牲畜，也只剩下一堆骨头。遇到两次大祭，神吃完还要带走。事后老道士总得累病两天，有时还须人抬他回屋，寸步难行。朔望小祭，道士劳累得最是厉害。大祭想是东西多，神来去都快，却不见甚劳累。老道士常年吃素，人最好善，对于香客各随敬心，从不强募。因恐官家知道，说他妖言惑众，严禁张扬。他也能和神说话商量，每次照例自己出钱买来牲畜，先二日上供，事后再用香钱贴补。平日又爱帮人，有求必应。赶到那年香钱少时，连牲畜都是向人赊的，哪有余钱修墙？听小道士背后说，老道士近年说自己不久要死，大徒弟只能帮个小忙，不能接他，以后这里怎么得了？当时着急生气。又背人把大徒弟卞明德唤至屋内，一